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六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七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書有五十八篇其體有六曰典曰謨曰誥曰命曰訓曰誓此六者錯綜於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於篇名之間其堯典舜典則謂之典大禹謨臯陶謨則謂之謨至於訓誥誓命其說皆然茍以篇名求之則五十八篇之義不可

以六體而盡也故又增而為十曰貢曰征曰歌曰範雖增此四者亦不足以盡書之名學者不達古人作書之意而欲篇名求之遂以一篇為一體固知先儒所謂貢歌征範增而為十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從也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其實典之體也學者知禹貢為典之體則謨訓誓誥命見於他篇皆可觸類而長故堯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禹貢皆是史官記載唐

虞之際所行所言之事其事非有先後之異故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録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録故謂之夏書亦如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録故不得謂之虞書而孔氏乃謂此堯之時事乃在夏書之首禹之功以是顯此過論也使其不列於夏書之首而列於堯典舜典大禹臯

陶謨之閒則禹之功遂爲不顯於世予以此知孔氏之說爲不然

禹别九州

此蓋作序者言禹所以治水之事所底之績其大槩如此也孫氏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堯舜禹以前天下經界亦分爲九遭洪水之時經界圮壞封圻湮没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是爲兖州東北

據海西距岱是為青州之類是皆高山大川分别為九州之界也

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刋其木深其流此說是也觀益稷所載謂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暨益奏庶鮮食此所謂隨山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所謂濬川也既隨山濬川於是人得平土而居之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繼之任土作貢蓋洪

水既平故任土地之所宜而制為貢賦之差觀禹貢之所載者有貢有賦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也即此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自下獻上之稱獻其土地之所有以供天子服食器用之具如兖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先王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而已多乎什一則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則大貉小貉也禹之取民既有田賦又有貢篚者鄭氏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各獻其所有故謂之貢蓋九

州之内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之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歲之常賦以是知所謂貢者其實乃在於九等田賦之内非於田賦之外别有貢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九州之貢雖有上下輕重之不同皆不過乎什一此所以為任土作貢也别而言之則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税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

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觀禹貢篇雖載禹治水之事如是詳而堯舜禹之取於民者實存於此書是可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故以禹貢為名也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

案書之序皆言作某篇而禹貢獨不言作者唐孔氏曰以發首言禹句末名貢篇名足以顯矣然考諸篇

凡序篇名足以顯者而又曰作某篇者多矣此說不通蓋書之文尚簡嚴文不欲繁故上既言作而下不復言作亦猶仲虺既言仲虺作誥下文故不言作仲虺之誥微子既言微子作誥下文亦不言作微子與此同也禹敷土者禮記曰鯀鄣洪水而殛死洪範曰鯀湮洪水夫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故鯀執此以為治水之法故其施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夫洪水之勢浩浩滔天奔突漂悍乃欲以土而鄣之以

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而至於奔突漂悍也故至九載績用弗成若夫禹治水則不然以謂水性潤下惟使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矣故其治水也惟務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不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而水得其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史官言禹之治水而其初之一言曰禹敷土可得發明禹之意也隨山刊木者以除其障蔽驅其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言九州之界未有所定禹既随山刋木除其薉障之後於是以其每州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畫為界甸以定九州之分域也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九州風俗之所以異者盖本廣谷大川異制也故禹之所定九州之經界以高山大川為之凖所以然者本其風俗之異也故濟河惟兗州

專以大川為之界荆及衡陽惟荆州則專以髙山為之界荆河惟豫州華陽黒水惟梁州則兼以髙山大川矣於是自九州而下各别其九州之經界而言及治水之曲折與其田賦之髙下貢篚之多寡葢前目而後凡也孔氏曰髙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説不然夫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刋木之下兾州之上非序也則知孔氏之説為不然

冀州

冀州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地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髙故在後也自兖而下皆凖地之形勢從下向髙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并為東偏雍州髙於豫州豫州髙於青徐雍豫之水

從青徐而入海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州在兾州東南兾兖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也蘇氏之説曰堯之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水兾兖為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禹都於兾故禹行自兾始此説皆未盡葢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導川澤之流而其所為先後之序具載於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

夫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為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又東北入於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甞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史官條列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禹貢自兖州而下八州皆言經界而特冀州不言經界者别帝都

也雖不言經界以餘州而準之則冀州經界實存於其間兖州言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言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州之域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於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則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於大伾則又折西北流兖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常

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此篇雖不言冀州之境界而冀州境界亦可以互見餘州之間故禹貢之書所以獨出於千載之上非後世地理家之所能及也周官職方氏奠九州之經界正東曰青州正南曰荆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并州皆是指周之王都所向之方而言之況以王都混同於其間無所異曰河南曰豫州非特不能別王都之所在乃并與九州所止之方無所辨別也此則職方之差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先儒皆以冀州既載為一句而漢孔氏以謂堯所都

先施貢賦後載於書至唐孔氏又謂計人多少賦功

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據經但有

既載二字而諸儒遂加賦役載於書之意案兖以下

九州之名之下皆為絶句惟冀州之下有此既載二

字而下文壺口二字又無所屬唐孔氏云於壺口之

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其說亦陋此當從蘇氏

之說以既載壺口為一句詩曰俶載南畆謂始有事於南畆也此亦始有事於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故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禹貢山川地理歴三代春秋至於今且數千年其閒地名既世代變易各有不同又其川瀆下流多所圮壞無復考據唐孔氏據漢先儒所載山川地理而附益之以班孟堅地理志所載其意葢以謂孔氏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班孟

堅據漢山川必當得其大槩故正義則引以為據今姑依正文所載而旁採諸儒之說以正其義是非取舍尚在諸友博學多識而自擇焉某亦不敢自必也

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漢地理志曰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蓋壺口在河之内乃屬於冀州梁在河之外故屬於雍州言冀州之水而及於雍梁岐者曾氏曰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

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
門案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
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
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
門之上横流别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
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
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
餘功又及岐山焉盖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

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所以獨言於冀州者以雍州之山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孔氏曰高平曰原今以為郡名故漢有太原郡岳陽者孔氏曰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地理志岳陽者即太山之南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自出岳者經之下文所謂太岳是也山南曰陽太岳之南汾水之所經也既修太原至於岳陽道汾水故也夫河

過孟門龍門而汾水自東入焉汾不以道則河亦失所經也故既載壺口而修太原繼之夫壺口曰既載而太原曰既修者曾氏曰經始而治之之謂載因其舊而治之之謂修禮記曰禹能修鯀之功則修之為言因其舊而治之可知矣壺口昔未嘗治也禹經始而治之故曰既載壺口太原則因鯀之功而治之故曰既修太原此說是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横流入河覃懷致功至于衡漳地理志云河内郡有懷縣盖覃懷二字共為一地王肅云衡漳二水名而孔鄭諸儒亦謂漳水横流入河當從孔氏之說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葢此二水相合横流而入河也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之形南北為縱東西為横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縱而漳横矣禹

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既得漳源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於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為最詳學者能取信於先儒之說則思過半矣禹治水先後之序既見於下文導山導水之次矣而於逐州之下又各言其治水之曲折者蓋下之町總載者惟著其首尾本末之大槩欲其脉絡相應則其文不可以詳故其文之所不備者則又

於逐州之下言之欲使後世因逐州之所言究其水之所歸則亦會同於後之所總載蓋致詳於九州之間而持其大綱於後則衆流各有所歸矣故逐州言治水之曲折蓋是欲聚一州之水於逐州之下使後世有所考據非謂先治一州之水使有所歸而後治一州也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故其所治自壺口至於衡漳皆所以治河流之害與夫別流之入于河者為之決導使之順序蓋於下文導河

積石以下載河流之大槩而其委曲則見於兾兖等州彼此相發而治水之功可以盡見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

什一之法天下之中正也而其為法葢本於堯舜之時孟子曰欲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以是知堯舜之道得乎輕重之中過乎此不可也不及乎此不可也是以為法皆得天下之中正而其定土田之肥磽與貢賦之高

下其遠近多寡強弱之差具存乎禹貢之書商周取
民之制皆損益此而已是知此篇所載田賦貢篚之
制正孟子所謂堯舜之道重則為桀輕則為貊其為
法得天下之中正可以為後世之所取則學者不可
不盡心也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
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
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
政葢將欲教民樹藝與夫令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

土壤之所宜土惟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如周官
職方氏荆揚州宜稻冀雍則宜黍稷之類因其土地
所宜而教之播種則其所收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
既平之後將欲教民粒食因而制田賦之差必先辨
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然欲辨土壤之所宜有二
曰白曰黑之類辨其色也曰墳曰壤之類辨其性也
先辨其色性之不同然後知其播種之所宜如周禮
草人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以是知土地之不同其播種之宜必先辨其土之色與性為如何不可以一概觀也冀州者色別其土則白性別其土則壤所謂壤者漢孔氏云無塊曰壤顔師古注漢書曰太柔曰壤鄭氏注周禮曰壤和緩之貌其言雖不同其旨則一也既物色其土宜則農事於是乎興故載九等田賦之差於其下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盖三代之取於民雖不出於什一之制而其

取之之法又不同一夫受田五十畆而以五畆為稅

就其五畆之中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夏后氏之貢

法也一夫受田七十畆以七畆為公田借民力而耕

公田隨其多寡而取之此商之助法也一夫受田百

畆畿內用夏之貢法稅民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

制公田不稅此周之徹法也三代取於民之法雖不

同其數則不出於什一之數既不出於什一而乃有

九等之差者盖九州之賦稅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

寡比較有此九等冀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多故為上上兖州之所入比九州為最少故為下下其餘七州率皆如此非是取於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鄭氏云田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九州一井稅五夫唐孔氏破其說曰鄭氏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畆若上上一井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孔氏之說甚善孔氏亦謂此九

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
上科定也孔氏之說既得之矣而又論上上錯則亦
謂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
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
賦此則又與前說違戾矣夫孔氏既謂諸州相準以
為等級則是冀州雜出第二之時與豫州比較自有
多寡非出於貢賦之時可以懸定也冀州之賦出於
上上錯者盖冀州之賦較於九州為第一而雜出於

第二唐孔氏曰多者為正少者為錯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而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之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孔氏之說是也夫九州

之賦疆理其地者牧其田以授農夫校數歲之中以為常矣則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可必取於每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以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

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烏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戰國暴虐之弊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為不善則不可盖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又有雜出於他等之時則是其於凶年無取盈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既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又無雜出於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

以為弊也本朝太宗既平河東制為和糴之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改遂為河東世世之患夫謂河東和糴為弊政則可若謂太宗和糴之法為不善則不可亦猶禹之貢法謂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則可若謂禹之貢法為不善則不可此孟子之言不可不辨

厥田惟中中

此又以九州之田別其高下以為九等也鄭氏謂著

其高下為九等王肅謂定其土地之肥瘠以為九等而唐孔氏則亦謂若從鄭說則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者若從王氏說則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則當以漢孔氏之說為正謂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矣於九州之土則以其色以其性言之至於其田分為九等之差者葢自其發生萬物而言之則總謂之土故謂其色與性至於加人工而播種焉則謂之田然後可以九等高下言之

也夫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逐畝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間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荆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等其田賦相較所以如是之遼絶者蓋洪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脩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

級有如此之懸絶也其在禹之時則必有說也自今
而求之則不可得而見也而曽彦和袁思正之徒皆
曲為之說以臆度之未必得古人所以輕重之意也
餘州先田後賦兾州賦之獨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
之地天子之所以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
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載則非盡出於田賦也故以
其文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
賦此所以異于畿内也貢篚之制自兖州而下皆有

之而冀州獨不言者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鄭氏此說必不然葢將謂此州為治田出穀餘州獨非治田出穀乎非治田出穀則其所貢賦於上者果何物哉是知此説為不可用也甞考冀州之所以不言貢篚者葢畿内之地天子之封内無所事于貢也蘇氏曰冀州畿内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意其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其不

貢而多賦邪此說是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凡九州之載治水之曲折言於田賦之上者未定田賦而先有事於此者也言于田賦之下者葢田賦既定之後而其功乃成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者其功之成在於冀州之物土宜定田賦之後故其文勢屬於田賦之下不與覃懷厎績至于衡漳文勢相屬也

恒水出恒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恒山靈壽

縣東北入滹沱河大陸在鉅鹿縣北此其說皆出漢地理志也旣從者從其故道也旣作者水平而可耕作也曾氏云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逺大陸地最畢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於禹貢田賦旣定之後此說得之

島夷皮服

漢孔氏云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也此説不然夫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然

也不必水害既平而後乃得其皮觀禹貢九州如冀州之鳥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織皮崐崘析支渠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內皆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效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蛛織皮之類是也鳥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於揚州卉服云鳥

夷所通至於此州之皮服則云水害既除得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為兩說其自違戾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禹貢于逐州之末皆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孔氏曰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孔氏此說未敢以為必然案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則碣石者是負海之山也夾右碣石入于河蓋遵海而入于河也冀州帝都所在禹治水功畢而還帝所豈

須導海入河然後能至哉揚州不言入于河者則是禹之欲至帝都必先由江以入海由海以入淮泗由淮泗以入于河竊意當時必不如是之迂回也鄭氏則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若如鄭氏之說則又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下也王肅則以凡州之下說諸治水者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據禹貢所載乃是達於河之道非有往来乘涉之事以是知此諸說皆不

通而王氏又不以此句屬於逐州之下而乃以貫於次州之上其說尤為乖戾惟周希聖謂九州之末皆載其達于帝都之道葢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所都葢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

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為至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然而青揚二州獨不言達于河者蓋兖州之言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青州直云達于濟蓋由濟漯以入于河也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故揚州直云達于淮泗以入于河也既以九州之道達於河則其利于舟楫通於轉輸者無足疑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遵海道以入于河然後至于帝都

灝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於帝都矣薛氏曰夾挾也

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本朝祖

宗都于大梁萃四方之貢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

来者則達于汴河自京西而来者則達於蔡河自山

東而来者則達於五丈河凡欲至于京師者皆以達

于河為至是亦得乎唐虞建邦設都之意也

濟河惟兖州

自兖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

序所謂別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鄭漁仲曰禹貢之書所以為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兖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兖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兖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為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濟衡者萬代不泯之山川也使荆兖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為不沒矣觀漁仲此言所謂得禹貢之意葢由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

域皆可得而考者由其以山川之高大者定遂州之界故也濟河惟兖州者孔氏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此兖州之界也孔氏於濟言據于河言距者唐孔氏曰據謂跨也距謂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西北至東河也其意以謂據者其地不止於是距者則止於是而已此説得之濟字今文書作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氏班孟堅地理志皆作從水從㢟案説文從水從㢟字注云濟

沇也東入海也而從水從齊字注云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東至癭陶入泜由此二字音同故後世遂以從水從齊字為兖州之濟其實字訛也今當從古文書作從水從㚒者為證州名曰兖者古者疆理天下以為九州九州之疆理不可以無別也故州為一名以別之其命名之意葢出於一時之偶然其要欲辨九州之名耳不可必求其義也而李廵注爾雅皆從而為說以謂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兾

兾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讓故曰兖兖信也餘州皆如此其說之是非葢未可知然而荆州之為荆原其意惟在於荆山為界故耳葢自荆山之外則豫州也而爾雅亦謂荆強也其氣燥剛稟性強梁以是觀之其為曲說葢可見矣要之學者之於經其義理之是非真偽有以惑世者則雖毫釐錙銖之差不可不辨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而孟子辨之以為其極

至于無父無君此則儒者之所當言也至於物之名數古人假借以為别異此則不必辨也說者於十二律五音十干十二支之名從而為之說凡此皆穿鑿附會無補於學者不如不辨之為愈也

九河既道

此蓋兖州治水之曲折也河自大陸而北分為九河以入于海九河之名則爾雅所謂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鬴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是也

曾氏曰自徒駭至于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潔為單名固不論矣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為異名故分簡潔而為二漢許商曰徒駭是河本道東出分為八支審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為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九河其一為經流而其八者皆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其一為經流以其八為支

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漢許商曰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理或然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謂之疏九河則是禹之前既有九河矣遭洪水湮塞禹但疏而

通之耳惟其跡而通之故謂之九河既道言九河皆

已復其故道也

雷夏既澤

孔氏曰雷夏澤名周禮職方氏兖州其浸盧維鄭氏

注云盧維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為證酈河經凛

丘經雷澤其澤藪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其陂東西二

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既澤陳博士云雷澤

之水昔常散漫至是而聚也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

湮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導之而行或聚之而止順地勢之自然而已故無容私焉宜導而不行宜澤而不聚其為害也無所相異河既道澤既陂然後二者各得其宜此說是也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先儒並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會合同此澤葢謂同注于雷澤也案爾雅曰灉反入注云河流别出復還者說文云河灉水在宋據此二說

則灉水乃出於河而還入于河非注於雷澤也沮水不見所出案地理志云沮水出常山元氏縣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黄河然而常山非兖州之地曾氏云灉之下流與芒之雎水合灉濁而沮清合而為一經所謂沮即雎水也然沮之字從水其字音雎既音雎字不應與雎字相亂曾氏誤讀以雎字音雎故為此說據左氏傳哀六年楚莊王江漢雎漳楚之望也釋云雎七如反此可以與沮相亂然而又

非與濰合流之水也以是知濰沮二水皆未可指定其處如先儒謂注于雷澤亦未可以為定論要之會同皆異出而合流也是無疑矣周希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為喻其論甚善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既蠶蓋謂宜桑之土於是始有桑以養蠶也經曰飼蠶勿用雨露濕桑蓋蠶性惡濕也惟其惡濕故當洪水未平宜皆不得享夫蠶桑之利及夫洪水既

平矣于是蠶桑之利始獲故曰桑土既蠶然而九州之民皆賴蠶桑以為衣被而獨於兖州言之者葢兖州之貢絲與織尤宜於此故於此州言之以見斯民之享其利也是降丘宅土丘山之小者兖州之地界於濟河之間平地多而山少當夫洪水滔天之時高山則為水所包民之避水於山者其害為輕陵則襄而上之民之避水于陵者其害為重兖州既居下流平地多而山少則民之被水之害比之九州為最甚

今則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丘陵之民乃始降而居平地蓋居山之民降而宅土未足言也至於下流卑濕之地無所逃于湯湯之患者今降而宅土此尤可喜故於兖州獨言之

厥土黑墳

言此州之土以色別之則黑以性別之則墳墳者土膏脉起也左氏傳曰公祭之地地墳是知墳者起之稱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九州惟此與徐揚二州言草木者孔氏曰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案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則于草木為宜皇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兊以是知西北之地最宜於草木也至于東南之地沮洳卑濕則於樹藝誠非所宜竊謂此三州言草木者蓋此三州比九州之勢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遭洪水之患草木不得

遂其性而生育其已久矣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於三州遂言之以見水土既平草木得遂其性非謂此三州偏宜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厥田惟中下者田第六也厥賦貞先儒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蘇氏曰貞正也賦當隨田髙下此其正也其有不相當者葢必有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故曰貞此二者不同當從

先儒之說九州之賦相較而為上下之等雍州之賦出第六而兖州之賦不應又出於第六也先儒所以謂兖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者蓋參考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故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此其説是蓋洪水之害河為最甚而兖州又河之下流其被墊溺之患比於餘州最為慘酷故雖能獲播種之功而土曠人希又畀濕沮洳之患未盡去是以樹藝之利尚非所宜雖田在第六而其賦

比於九州為最少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此謂兖州雖出第九之賦而猶至於十有三年然後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說者多以十有三載為禹治水所歷之年故唐孔氏云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葢其後於餘州之賦若此其久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馬融之說亦然曽氏舉髙堂隆之言曰禹治洪水前後歷年

二十二載葢是以鯀之九載并此十三載而數之為二十二載也此說皆不然據此文承於厥賦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專為兖州之賦而言也葢兖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所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功成也若果謂此州治水必至十三年而成功則其文勢不應在於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之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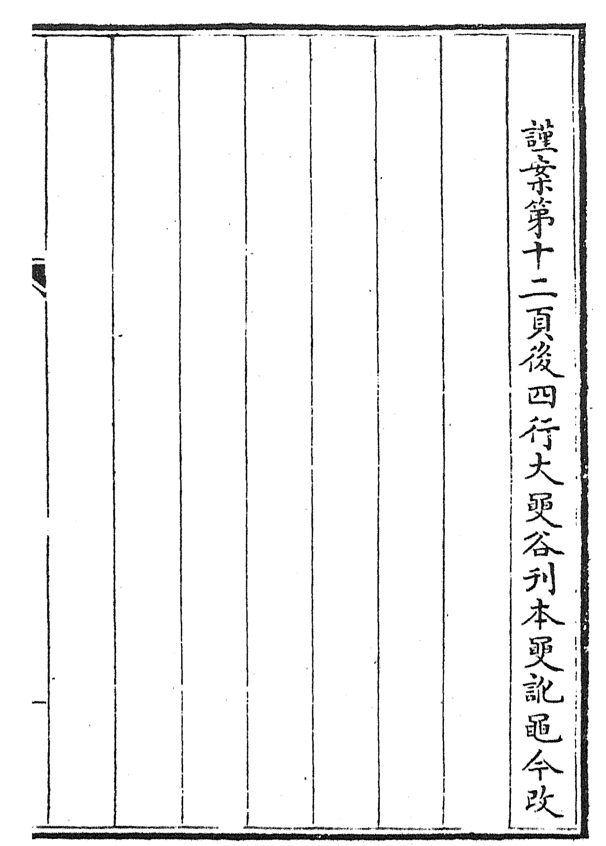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於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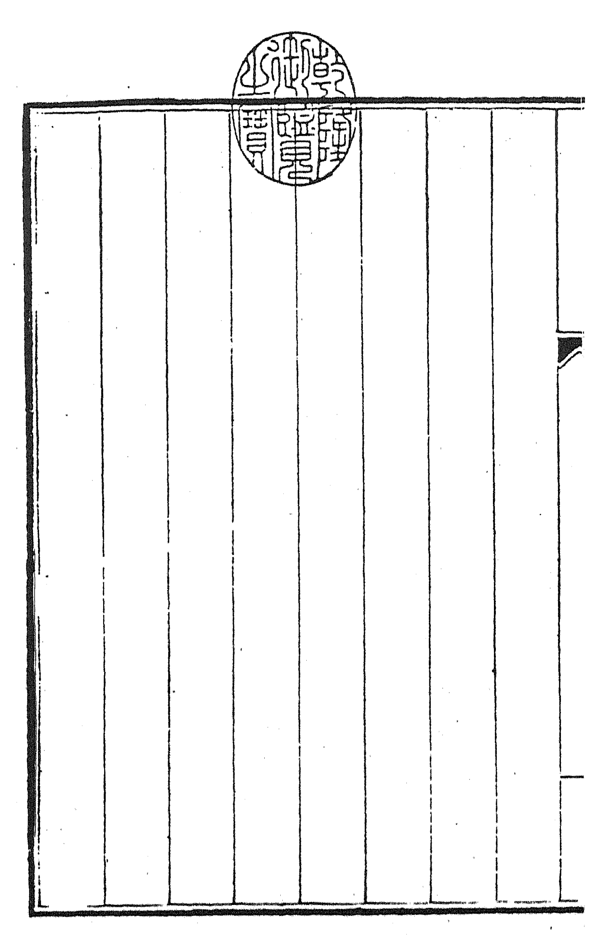
兖州之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此二物也有貢又有篚乃入貢之物盛於篚為貢也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玄黄為證是也織文者錦繡之屬曾氏曰織文因織而有文者錦繡之屬不一故言織文以包之謂之織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八州之貢有多有寡之不同揚州荆州之貢為最多兖州雍州之貢為最寡者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强之以所無也雖有或多或寡然皆得以其所入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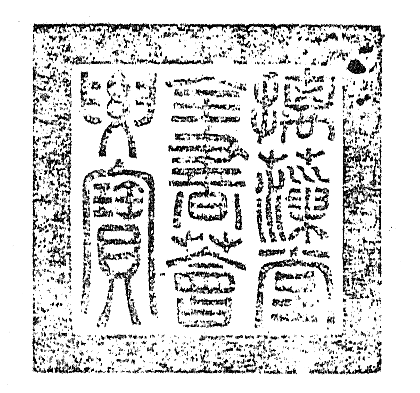
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也浮於濟漯達于河顔師古曰以舟行水曰浮言泛舟於濟漯而後達于河也濟即下文導沇水東流為濟以下是也史記曰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故穿為二渠引河水北載之高地注曰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然二渠之事不見於經難以考證案漢書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觀此文則是漯水千乘

所流然未必禹所穿之渠也唐孔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然案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此二説未敢以為然要之此二水不必相通茍濟亦可以入河則亦可以謂之浮於濟漯達於河矣達唐孔氏曰從水入水曰達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

尚書全解卷七


謹案第十二頁後四行大叟谷刊本叟訛𠀉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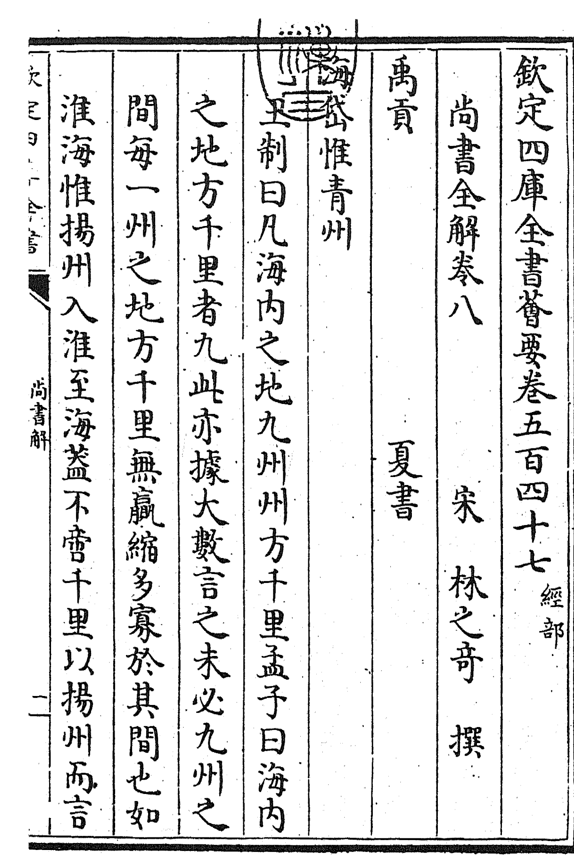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賈掞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八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七 經部

尚書全解卷八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海岱惟青州

王制曰凡海内之地九州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此亦據大數言之未必九州之間每一州之地方千里無贏縮多寡於其間也如淮海惟揚州入淮至海蓋不啻千里以揚州而言

之則於千里為有餘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岱皆不及千里以兖青而言之則於千里為不足以是知凡謂九州之方千里者未可以為定數也夫九州之地既方千里而禹之分疆定界則不使每州皆有千里之界三三而九以合於九州方三千里之數而使多寡羸縮不同者葢禹之別九州本以高山大川為準既必取高山大川則難以限於千里之地然而以九州之長短

廣狹相輔而言之則亦可以見九州州之方千里也管仲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室不可定以矩蓋物之不齊東北據海西北據岱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觀禹以高山大川定九州之經界歷萬世而下雖有變更移

易而禹之所奠者皆可考也如青州曰海岱徐州曰海岱及淮其封疆之地既各有所係矣至於爾雅不言青州者是青并於徐也周官職方氏不言徐州者是徐并於青也或并於此或并於彼而禹貢青徐之地係夫海岱及淮者蓋不可得而知也職方氏序青州則曰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雖以山澤川浸定此九州之所在至於疆界之所至則惟指其所向之方而曰正東曰青州後世

欲求職方氏青州之所在亦無所考據矣以是知地理之書自職方氏而下皆不如禹貢之善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即堯典所載羲仲所宅之地也漢孔氏以謂用功少曰略王氏曰為之封畛也曾氏推廣王氏之意以謂嵎夷既略者言地接於夷不為之封畛則有猾夏之變以既略為封域其說比於先儒為優先儒以謂用功少曰略則必加用功二字於其下然後方成

文義也禹貢之九州如兾揚之島夷此州之嵎夷莱夷梁州之和夷徐州之淮夷皆是此數州之境界於要荒之地故有蠻獠之民雜處於其地如後世蠻洞羈縻州郡是也此禹貢序治水之績與夫貢篚之屬則併及之以見其地平天成之功斯無衆寡無内外莫不受其賜也先儒以嵎夷莱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惟以島夷為狄名而其謂水名地名者則皆不謂之夷狄之地是不然如春秋之時諸

侯之國亦莫不有夷狄種類在其境内如揚拒泉臯陸渾之戎在伊洛之間羌戎臯洛氏在晉絳之間此類多矣安得指為地名水名而不為夷狄之地哉濰淄其道案地理志云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乗博昌縣入海其道者既復其故道也此州雖近海然而不當衆流之所衝蓋河濟之下流則兖州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漢之下流則揚州受之故此州施功惟

濰淄二水順其道以入海則其功畢矣蓋此州之功比於餘州為最省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之土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濵之土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也可煑以為鹽者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齊管仲輕重魚鹽之權以富齊蓋因此廣斥之地也厥田惟上下田第三

也厥賦中上賦第四也厥貢鹽絺鹽即廣斥之地所出也絺細葛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若蠯蠃蚳之類是也惟錯先儒以連於海物之下謂惟錯非一種此說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又何須加惟錯二字於其下予竊謂此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木既別是一物則此錯字亦應別是一物蓋如豫州所謂錫貢磬錯是治玉之石也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凡九州之貢從言於厥貢之下者是其一州之所出皆可以充此貢也或其州之所出者有至美之物則必指言其所出之地以别之若此州岱畎絲枲鈆松怪石徐州之嶧陽孤桐泗濵浮磬荆州之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是也畎谷也謂岱山之畎出此絲枲鈆松怪石之五物比於他處為最美故以為貢也觀禹之制貢所以垂法於後世非服食器用之物不以

為貢也絲枲鈆松皆是適用之物無可疑者至於怪石則誠有可疑竊意當是時制禮作樂資以為器用之飾於義有必不可闕者非是欲此無益之物以充遊玩之好也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人夫器與俎本皆適用之物惟其漆之雕之有以起後世奢侈之漸此所以諫者不止也其使制度之間有可已而不已則諫者疑愈衆矣舜禹必不為也

萊夷作牧

顔師古曰萊夷者萊山之夷狄也案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左氏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刼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此萊夷之為夷狄也無疑矣先儒但以為地名非也作牧者可以放牧也蓋夷人以畜牧為業以射獵為娛故從其俗而言之

厥篚檿絲

蘇氏曰萊夷作牧然後有此故言厥篚於作牧之下

考其文勢以萊夷作牧一句間於貢篚之間義或然也檿絲說者不同孔氏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蘇氏曰爾雅檿桑山桑也惟東萊有此絲以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蠒陳博士曰檿絲出於桑絲不可織使萊夷貢其所無用之物則其受之為無傷也此數說不同據經文但言厥篚檿絲諸說皆以意度之不可指一說為定也

浮于汶達于濟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至西南入濟即下文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於帝都當浮于汶以達于濟然後由于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者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界也蓋其北境之接於青則以岱南境之接於揚則以淮也禹貢冀州不言疆境以餘州之所至而考

之則知冀州在於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蓋此篇所載也理最為有法其辭不費該括無遺非特冀州為然冀州之外八州亦有其山川之所至不言於逐州之間而見於他州者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之所至今其所載但及其山川之二境則是其所不載者亦互見於鄰州之間如荆及衡陽惟荆州及其南北之二境而不及其東西此則在夫讀之者以九州之境界而參考之然後可以參知其四面之所至

故兖青揚荆豫梁雍皆為載其二面之疆界而此實不費辭也至於徐州則載三面之所至與諸州異者此又其辭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嫌於青州若言淮海則嫌於揚州故必曰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别其為徐州之界然徐州雖言三面所至而其四境猶互見他州案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是徐州之西境而水之所經也雖不言濟而濟在徐州東蓋可得而考非其長於記述豈能若是乎禹貢一書所以為萬世地理

家之成說也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即下文導淮自桐柏以下是也蓋其發原在於荊州至於揚州之間其流始大而能泛濫以為患尤在於徐故此言之案地理志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然徐州之水以沂名之者多矣酈道元曰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雲門曾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者即此水也又武水出泰山武陽

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黄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是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蓋指蓋縣所出之水入泗之沂下文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蓋沂入于泗泗入于淮其原委相注故併與二水而言之其乂者言此二水者皆巳治也蒙羽地理志曰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即論語所謂先王以為東蒙主是也詩曰奄有龜蒙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言此二

山巳可種樹也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大野者爾雅十藪曰魯有大野蓋此州藪澤之所在也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距野縣北鉅野大野也既豬水所停曰豬大野之澤往前泛濫今則豬水而為澤也東平郡地蓋東原也厎平謂致功而地平巳可耕曾氏曰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則是水之流止與地之險易無所不見矣蓋淮沂其

又是水之流也大野既豬是水之止也蒙羽其藝是地之險也東原厎平是地之平也流者止者險者平者無所不載則此州洪水之平盖可見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此州之土色而別之則赤性而別之則有墳埴之二種曾氏曰周禮有摶埴之工老子埏埴以為器惟土之膩故可摶可埏也墳者土膏脉起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

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於進長叢生故可書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厥田惟上中田第二也厥賦中中賦第五也厥貢惟土五色韓詩外傳曰天子之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黒其上冐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盖天子之建社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備此五色故使貢之也前言赤埴

墳此又兼五色者葢此州之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青
黄白黑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
夏翟孤桐浮磬雖徐州所貢非謂徐州所産皆可充
此貢也然其所産必有至美之地所謂羽畎嶧陽泗
濵皆其所産至美之地也羽即蒙羽其藝之羽羽畎
羽山之畎猶云岱畎也夏翟雉也周禮天官夏采鄭
氏注曰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

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蒙而用之又染人秋染夏鄭氏注云染夏者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者雉之具五色者也周官司常云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故孔氏以為夏翟羽中旌旄之飾然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嶧陽者嶧山之南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即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孤桐者特生之桐可以中琴瑟也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為

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曰梧桐性便濕地不生於岡引毛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則是梧桐生於山之陽最為難得其孤生者又其難得之物也泗濵者泗水之旁也浮磬者謂石之浮於水上者可以為磬也唐孔氏曰石生水旁水中見石似石於水上浮焉周希聖曰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雖泗濵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為磬據此二說其意葢謂石非浮物故

從而為此辭要之不必須浮於水上然後謂之浮磬

之為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

以輕故謂之浮矣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曾氏曰成

磬而後貢之

淮夷蠙珠暨魚

漢孔氏以淮夷二水名唐孔氏云淮即四瀆之淮也

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同此說

鄭氏謂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當從鄭氏之說案

詩云憬彼淮夷来獻其琛則是淮夷不得為水名也蠙珠者蠙即蚌之别名謂淮上之夷民當此洪水既平之後獻此蠙珠及魚之二物亦如詩所謂来獻其琛是也

厥篚玄纎縞

漢孔氏云玄黒繒縞白繒纎細也此説不如顔師古之説曰玄黒繒也纎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之生素言獻黒細繒及鮮支也曽氏之説尤為詳明曽氏曰

玄赤而有黒色以之為衮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齋也以之為冠人冠之以為首服者也先儒以黒經白緯為纎纎縞皆去凶即吉之服縞亦為燕服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纎則知纎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服也記又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縞又所以為燕服徐州之篚玄也纎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為玄縞為二物以纎為細惧矣此說尤盡

浮于淮泗達于河

蓋言泛舟于淮泗以達于帝都也淮泗達于河之道二孔皆無説蘇氏考據歴代事迹以證此言最為詳備蓋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為起於隋時故蘇氏辯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説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頴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泗會于

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耳意其疏鑿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汴河

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之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揚州之界南抵於海則是後世閩廣數十州之地皆在於禹貢之分域矣葢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葢以此五千里之地分為五服也自甸服至於綏服每面

一千五百里二面相距為三千里此九州之内也綏服之外每方一千里以是要荒之服在九州之外也蓋禹五服以三千里之内外為華夷之辨也然而以揚州考之誠有可疑禹貢甸服在王畿之内王畿南距于河自河至江一千里則侯服綏服之數已盡矣自江而南猶是揚州之界則要服荒服宜在九州之内然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則要荒之服又不得在九州之内此說求之於經齟齬

不合當闕之以俟知者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彭蠡縣東盖是江漢會處下文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則彭蠡之澤盖是江漢所會之處其延袤甚廣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即此澤也既豬者水既豬積於此不復汎濫以為民害也

陽鳥攸居

漢孔氏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是也冬月來居此澤曾氏云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鴈是也冬日至而日北及春而鴈北向夏日至而日南及秋而鴈南向鴈之所居隨日所在故曰陽鳥陸農師舉揚子雲法言能往能來者朱鳥之謂也鴈一名朱鳥燕一名玄鳥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考數說則陽鳥之謂雁明矣陽鳥攸居謂鴻

鴈來居於彭蠡之澤也諸儒之説皆同而竊有疑於
此觀此篇所序治水之詳見於九州之下或山或澤
或川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
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皆是地名而獨於
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非惟文勢之不相稱然考
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鴈之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
不然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之地名取諸鳥
獸之名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氏昭公二十年公

如死鳥杜元凱釋曰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鴈在陳留雍丘縣漢北邊有雁門人皆以鴈之所居為名陽鳥意亦類此意雁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為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亦無所考雖實疑其如此然亦未敢以為必然也

三江既入

漢孔氏云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唐孔氏曰江從彭

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蘇氏破其說以謂安國未嘗南游案經文以意度之耳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此說為是而蘇氏之說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以予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會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匯于彭蠡以入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

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為一至於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中者以味别也蘇氏蓋據其所見今之江流自彭蠡而下但有一江故以禹貢之中江北江為以味别鄭漁仲曰水之入水緩者數步猛者不跬步間渾合而為一豈得漢水自大别與江合流至九江猶能辨得此是漢水邪以是知蘇氏味别之說為未可從據經言東為北江東為中

江則是禹之時彭蠡之下有此二江也必矣蘇氏徒見今之江流合而為一遂為味别之説盖孔氏未嘗南遊也故蔽於所不見惟順經文以為之説蘇氏親見江水故蔽於所見遷就經文而為之説一則蔽於所見一則蔽於所不見其失一也蘇氏之説雖失然而以三江為有中江南江北江則其説可從盖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猶既有南河西河必有東河也顔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

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耳葢以此說爲三江雖未見南江原委之所注而於經文猶有所本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酈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潮泛濫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葢禹之舊迹其下流歷年浸久爲所漂沒者隨世變更不可復考三江之說雖以經考之知

其必有南江然而不可指定其處如蘇氏之說也

震澤底定

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於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此蔽如兖州言雷夏既澤然而考其原委之所注灉沮實未嘗會於雷夏三江實未嘗入於震澤也然而經言三江既入而震澤底定者蘇氏曰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

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韋昭注國語云太湖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方圓五百里諸儒之語多與此同蓋太湖五湖震澤具區其名雖異其實一也而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則具區五湖又似不可合而為一唐孔氏以謂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亦順經文而為之說亦未必有所據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郭璞云竹之别名竹之小者為篠竹之大者為簜揚州有竹箭之利故當洪水既平之後竹之小大者皆得敷布而生也厥草惟夭者小長曰夭喬髙也兖徐揚三州皆言草木兖之繇條徐之漸包揚之夭喬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目雖王介甫之喜鑿亦不能曲而為之説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孔氏曰塗泥水泉濕也顔師古云洳濕也蓋東南之地最為卑濕故也近世說者曰西北士大夫魏晉以前無有患脚氣重腿者江左以来故多有此以江左卑濕故也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者揚州之田比於九州最為下品如賦出第七雜出於第六也顔師古曰錯出諸品既云上錯則是有所定而云非錯出諸品也田最為下品而其賦乃出於第七或出於第六者人工修也秦少游云今之所謂沃壤者莫如

吴越閩蜀一畝所入比他州輙數倍彼吴越閩蜀者古揚州梁州地也案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此二州之田在九等之中等為最下而以九州沃壤稱者吴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九第七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尚能倍他州之所入而況其上之數等乎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三品者金銀銅也鄭氏謂銅三色者非也瑶琨篠簜

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内宰之職后祼獻則贊瑶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瑶則知瑶者玉之次也此説是也琨案説文石之美者似玉則琨次於瑶蓋可見矣篠竹之小者可以為箭簜曾氏曰案儀禮樂人宿縣簜在建鼓之間説者以簜為笙簫之屬郭璞云竹闊節曰簜惟其闊節則其材中至於笙簫矣齒革羽毛惟木者左氏傳曰鳥

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蓋齒革羽毛皆是鳥獸之肉可以供器用之飾者孔氏以齒為象牙革為犀皮以羽為鳥羽以毛為旄牛尾亦不必如此拘定也木者蓋木之可以為器用者亦不必指是楩柟豫樟謂凡木之貢皆出於此州也要之楩柟豫樟蓋木之最美者故先儒從而以為言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島夷者南海之島夷也卉服者葛越也唐孔氏云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三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此說是也唐孔氏以島夷皮服為島夷之人自服皮服非所貢也此言卉服亦非所貢此則不如鄭氏之說也鄭氏之說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案此文在於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為島夷之貢卉服者明矣服既為貢則與冀州皮服從而可知也厥篚織貝者孔氏云織者細紵也貝者

水物也唐孔氏云魚有玄貝貽貝餘貾黄白文餘泉白黄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寀荆州云厥篚玄纁璣組璣不圓之珠也古者以珠貝為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矣然而以織為一物貝為一物則織之一字為無所屬經但曰織安知其為細紵乎鄭氏曰貝錦名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曰南海島夷織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亦一

說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斑斕如貝亦以爲是貝錦爲證然今之吉貝木綿無有所謂斑爛如貝者此說亦未敢從

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小曰橘大曰柚顔師古注漢書志云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貢之錫貢者待上之錫命而後貢非如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之類以充此州每歲之常貢也蘇氏曰橘柚常貢則

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茘枝之害矣此說為善鄭氏云錫所以柔金此州有錫則貢之或無時則不貢案揚州其利金錫則此州貢錫亦有是理據此文與荆州九江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其文皆間於貢篚之間若以為貢錫則非事辭之序故當從孔氏之說順流而下曰沿蓋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自淮而入泗然後由淮泗而達于河也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

于淮泗至吴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黄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吴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為禹迹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為是之迂回也哉案五代閩王審知以揚行密保有江淮每歳遣使者泛海由登莱朝貢於王夫淮之不通則必泛海由登莱然後可以達内治以是推之則

揚州之達於帝都由江入海然後由海入淮泗也是禹之時江不通淮也明矣孟子生於周末去禹之世為未遠而猶誤指當時所見之水以為禹迹自孟子而來至今數千年矣禹之舊迹漫滅者亦已甚矣而世之儒者乃欲以今日所見之水而配合禹貢之書豈不猶膠柱而調瑟者哉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

禹貢有兩荆山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孔氏云在雍州

導嶓冢至于荆山孔氏云在荆州惟此二山皆名荆故班孟堅有二條之説謂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則荆州之荆山也謂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此則雍州之荆山也以此二荆山名相亂蘇氏謂自南條荆山至于衡山之陽為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者其意盖謂荆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而以地理志考之其實不然此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

以荆州為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界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此説是也蓋荆之與豫亦猶岱之分青徐也荆及衡陽惟荆州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謂南及衡山之陽者蓋以衡為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謂南及衡山之陽然謂北據荆山則不可先儒以謂據者皆跨而越之也若兖州曰東南距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曰東北距海是越海而東北也

此州與豫州荆山為界荆山之北則豫州也安得跨而越之哉故謂之北距荆山則可謂之據則不可江漢朝宗于海者江漢二水發源於荆州而其入海蓋在於揚州當禹之功未施揚州之下流既未有入海之道而江漢之源發於梁州其勢漂悍迅疾無所發泄而荆州實被其害故雖源委不在於此州之間然必使江漢朝宗于海然後荆州之民乃免於昏墊之患故於此州言之也據江漢之越荆州而来則必入

於揚州之界自揚州然後注于海今於此州遽言江漢朝宗于海者孟子曰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為壑白圭以鄰國為壑彼禹之治荊州之水欲使荊州之民免於江漢之患而乃決之揚州則是以鄰國為壑矣惟施功也隨導江漢之水於荊州然必使之朝宗于海而揚州之民亦免於昬墊之患此其所謂以四海為壑也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江漢相合以歸於海亦猶諸侯合而見於天子也故曰宗詩曰沔彼流

水朝宗于海亦此意也鄭氏曰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强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則過論也

九江孔殷

孔氏云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東合為大江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據此數説皆

謂江水至是分而為九曾氏則曰不然謂禹貢言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降水盖洛水降水入于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渭曰過漆沮亦猶是也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焉故謂之會江合于匯謂之會者彭蠡所豬二水別為南江故也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辨其源有九則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為九道則經於荆州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為九江不應曰過九江此說

是也曾氏此說既善然謂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以是為九江則附會牽强無所考據不可從也要之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久遠不可强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以入于江此則可以意曉也鄭氏曰九江從山谿所出必有所據但以孔殷為甚衆似失其義此雖不言其名與其地據此孔殷當從孔氏之說孔氏云甚得地勢之中也

沱潛既道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頴達云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頴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言古人蓋知之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

出邪盖此荆州梁州皆云沱潛既道故二孔氏有合流復出之説而蘇氏遂以味别之言為信夫荆之於梁相去遠矣而沱潛之水既合於江漢流數千里而復出猶可以味而别之必無此理以其之所見據爾雅曰水自江出而為沱自漢出而為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荆州者荆之沱潛也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别之説既道者言沱潛之水既復其故道

也

雲土夢作乂

周官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夢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其澤跨江之南北寀水經地理志諸書皆云雲夢在華容縣然此澤甚廣隨處得名不但此縣也孔氏謂其澤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畎畝之地其說未然據經文以土之一字間於雲夢之間若從先儒之說於經文為不順當從王氏之說曰雲之土地見而

巳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者矣葢雲夢雖總為澤藪之名别而言之則為二澤合而言之以為一澤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昭公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雲夢為二也王氏云爾者謂此雲夢之二澤勢有髙卑雲之澤則土見夢之澤則可以作乂矣然而史記漢地理志又皆作雲夢土果作雲夢土則當從孔氏之説矣此二説難以折衷姑兩存之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土惟塗泥者言此州沮洳卑濕亦與揚州同也厥田惟下中田第八也厥賦上下賦第三也謂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於揚州一等葢荆州之地農民衆多培糞灌溉之功益至故能以下中之田而出上下之賦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荆州所出之物大抵與揚州同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齒革羽毛惟木而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然而揚州先言金三品而此州先言羽毛齒革揚州先言齒革而此州先言羽毛者孔氏謂以善者為先薛氏謂以多者為先此二說皆通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齒革則是荆揚之所産不無優劣蓋可見矣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顔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漢孔氏曰柏葉松身曰栝

杶栝柏三木名也榦可以為弓榦孔氏以為柘亦不必如是之拘要之凡木可以為弓榦者皆是也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勝名也此州曰杶榦栝柏其所貢者止於此而已此說是也礪砥砮丹山海經云荆山之首自景山至於琴鼓之山凡二十有三山而護山多礪砥者蓋荆州之所出也礪砥皆磨石也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楛矢石砮砮蓋石之可以為矢

鏃者也丹唐孔氏以謂丹砂王子雍以謂丹可以為采此二說皆通

惟箘簵楛

鄭氏曰箘簵聆風也箘簵竹名楛木名顔師古曰皆可以為矢曾氏之說亦然曾氏云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府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所不能過也以此言之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笴楛矢肅慎氏常貢

焉則楛之杖亦中矢之笴蓋箘簵楛皆笴之良材也此說與顔師古同而孔氏但以楛為中矢榦其說未盡

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

漢孔氏曰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箘簵楛出於三邦者尤為有名故也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難以考據案考工記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氏注云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

邦之故地與蘇氏曰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楛

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逺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

必致重物故此邦之貢不以小大但致貢其名數而

準其物易輕賫致之京師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

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者故使準其本

歳所輸之賦而貢於京師若謂當貢之物準其名數

易以輕賫致之京師正非作貢之本意也蘇氏以此

為厎貢厥名之說比先儒為迂鄭氏以厥名下屬包

匭菁茅尤為無義據揚州之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荆州之貢羽毛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箘簵楛而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是此二州所出之物産大抵中原所資以為兵器之用者晉文公謂楚子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也蓋中原之所出者皆不得如此二州之精良故必資此二州者為用以是觀之荆揚之壤所

恃以富强者頼其有此而已故當天下之勢分為南
北之時據荆揚之壤者尚能嚴為封境之備固守其
物産之所出不使其波及於中原則以荆揚所出之
物為荆揚之用其兵革之堅利豈中原之所能及哉
包匭菁茅孔氏以包為一句謂包者橘柚也唐孔氏
曰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
裹也案左氏傳齊威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無以縮酒則茅之有包自古然也以是知孔氏之説

為未然鄭氏云匭猶纒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纒結之謂其包而又匭此說誠是也若以匭為纒結則非矣匭匣也菁茅供祭祀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顔師古云包其茅匭其菁以獻之亦不必如此分別孔氏以菁茅為二物謂菁以為菹茅以縮酒據菁即蔓菁也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於荆州邪鄭氏以菁茅為一物謂茅之有毛刺者義或然也

厥篚玄纁璣組

鄭氏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黒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黒則為緇玄色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璣者珠不圓也組綬類此三物者皆入於篚筐而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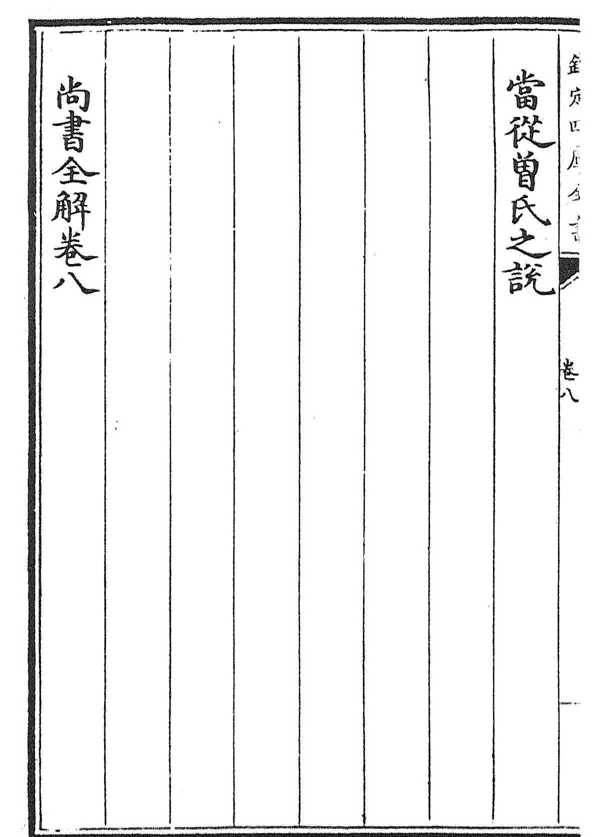
九江納錫大龜

薛氏云大龜國之所守其得不時不可以為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先儒亦以為

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於錫貢哉薛說為當太史公
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龜矩冉長
尺二寸蓋尺二寸然後謂之大龜龜至靈之物也所
以決疑定策是國之守龜也惟其為物之靈則不可
以求而得不可求而得若責之以為每歲之常貢則
其擾甚矣故惟使九江之地有偶而得之若宋王之
時豫且得白龜之類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
與師錫帝曰禹錫玄圭之錫同意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浮于江沱潛漢浮舟於此四水也江沱潛漢其相通之始末不可得而見矣逾于洛至于南河蘇氏曰江無達河之道舍舟行陸以達于洛故曰逾于洛自洛則達于河矣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曾氏以謂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此二說皆相合然而蘇氏謂自江而逾洛曾氏謂自漢而逾洛此蓋為差異然而以文勢考之



當從曾氏之說

尚書全解卷八